

农村絮语

冉淮舟



42805

农村絮语

冉淮舟

• 作家出版社 • 一九六四年 • 上海 •

內 容 提 要

农村絮語是动听的。劳动的喜悦，战斗的呼喚，青年男女的向往，老年人的話旧，真是听之不尽。作者以他清新秀丽的文笔，記下了这种种絮語之声，并且力图通过它們，反映出农村新生活的明朗蓬勃的情調，和农村人物在社会主义的創造性劳动中所显现出来的嶄新的精神面貌。

周 峰 装 幀

农 村 絮 語

书号 10031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绍兴路74号)

字数 59,000 开本 730×1035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3}{4}$ 插頁 2

1964年7月上海第1版 1964年7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000 册 定价 (3) 0.29 元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統一書号：10020·10031

定 价：0.29 元

(A228/11)

目 次

羊角蜜	1
“听你的”	12
场屋	17
鼓声	23
秋风凉了	27
小店	32
夜話	37
村医	41
小炉匠	44
紅枣賦	48
蓝妮大娘	53
老村长	57
枣儿紅了	63
酸枣酒	68
山村印象	73
牧羊人	77

深山幽谷間	81
菱花	85
織女	96
葦叢	100
風雪除夕	105
紅旗有三面	111
后記	116

羊 角 蜜

村里的人們，誰沒有尝过大娘和大爹栽种的羊角蜜呢？羊角蜜是甜瓜中最好吃的一种，如果没有吃过，它的那种香甜的滋味，是很难向你讲述明白的。

关于大娘，用不着标明姓氏，只要一提“大娘”，就都知道是指誰了。大爹，也是一样，一說“大爹”，就知道是大娘的老伴了。

这两老人，多少年了，把在庭院里栽种羊角蜜当成一种乐趣，就象喜欢养鳥的人养鳥，迷恋捕魚的人捕魚一样，早已經成了习惯。头一年秋天，就把最好的种子选留出来，第二年春天，挑一个最好的日子，泡出水芽，点入早經翻松搗細了的湿润的土里，于是，在一个夜晚，冒出了第一个芽瓣，又在一个早晨，长成一个嫩綠

的叶片。怕鸡啄食，还用秫秸夹上寨篱。天气如果干旱，就提来井水浇灌，真是肥大水勤，瓜秧自然长得丰盛茂密。五月开花坐瓜；七月，最大的一代，皮肉开始松软，香气四溢，最是浓烈。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夜晚，熟透了的甜瓜，巴的一声——断蔓了。于是，在早晨，大娘和大爹，高兴地把邻人叫来分吃。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尝到一口，但是，看到甜瓜的蜜汁顺着别人的嘴角流下来，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就是这样一种心肠。在下边，我将粗略地记下他们一些事情。因为也用不着详细记述，关于他们的事迹，已深深铭刻在乡里的口碑上，被当做崇高的典范。

在伏天，太阳刚刚升起，天气就热上来，现在是将近晌午，那更是毒辣辣的热，可是人们并不嫌。这正是栽种晚山药的时候，天又旱，需要挑水点种，就更费工时了。社员们是早出晚归，甚至还要卖晌。特别是大娘，更是没有歇脚的空儿。

没有房荫凉儿了，大爹就做好了饭，端到门台阶旁边的槐树底下，放在一张方方正正的小红漆吃饭桌上。小桌旁边，摆上两个麦秸编的墩子，自己坐一个，抽着烟，听着树上“伏歇儿——伏凉儿——”的叫唱，等候大娘回来。

隔着寨墙，他看到人们都从地里回来了，就是没有

大娘。他是了解的，大娘沒有一回收工不是走在后边。比如鋤地，等人們都走光了，她还得检查一遍，遇上有鋤得馬虎点儿的，她就剔去苗棵下的杂草，她是很少当众批評人的，她觉得那样会給人个下不来台，是很难见功效的。

西房蔭凉儿有一尺来宽了，大娘还没回来，大爹沉不住气了，問从門口走过的秋芹：

“你大娘怎么还不回来？”

“后边呢。”

大爹想，她是个队长么，忙啊！便又装上一鍋烟，一边抽着，一边望着房蔭凉儿，又問了：

“小藕，你大娘有事么，怎么不回来吃飯？”

“后边呢。”

大爹再也等不住了。他把小桌搬进屋去，想去找大娘。他又到南屋里給牲口添了草，便拿了草帽走出来。一脚刚迈过門限，忽然想到：天这么晚了，老伴一定餓了，万一是有什麼工作，脫不开身，也是叫不回来的，不如把飯送去。于是，他使用一个小罐装了綠豆湯，把饅头包好放在小竹籃里，又用一个細花瓷碗盛了蒜拌茄泥。但待他把籃、罐提在手里，又犯了嘀咕：不行，她太勞累了，还是把她叫到家里来，吃了飯，睡会午觉，哪怕是眯眯眼也好。要是在地里吃了，她就不回来

了。待到放下，沒走几步，又回来提上了，他想得細致：她的脾气，他是摸透了的，要是真不回来，不送去，那不隔飯了么？还是送去，先說了吃，再說睡吧！

大爹的腿拐，搖搖摆摆走出村来。晴天亮晌，大娘正在春山药地里剪秧子。她把剪下来的秧子，放在井台旁边的树蔭凉儿里，那里潮湿，又沒有阳光晒。

大爹离老远就粗着声音喊开了：

“飯都凉了，沒有工夫吃么？”

大娘头也不抬地說：

“熟了，你趁热吃过就行了。別管我，我这么大的人还能餓着？”

大爹把飯放在树蔭凉儿里，走到地里去，夺过大娘的剪子，說：

“你先去吃，还热乎。我替你剪。”

大娘看着大爹，心里是多么舒坦。是个好老头子，这么把子年紀了，能把队里的牲口喂得那么肥壮，叫她这当队长的真是放心。他对她又是多么体贴，她領着人們下地生产，不管是什么时候，回到家里，老头子就把飯預备好了。她对他最滿意的是，对于她的工作，他不但沒有扯过后腿，帮助还不小哩！

大爹看着大娘，心里更是象吃了羊角蜜一样香甜。他們嫁娶快二十年了，还没有吵过一回嘴，打过一次

架。

“我先不吃，咱俩一块剪完，一起吃，好吧？”大娘說。

对于大娘的提議，大爹是从来就沒有駁过回。

大爹剪，大娘斂秧子，很快便完了。洗了手脸，大娘急急忙忙吃了两个饅头，就站起来，拿起一把小挖子就走。大爹問：

“又干什么去？”

“划綫去。”大娘說。

“这么热天，歇了晌再干吧！”

“歇了晌，大伙都来了，不誤事么？”

“那你得回来，給我好好再吃一个饅头。”

“看你，小孩似的，我饱了，还吃！”大娘說着，见从村里来了人，便又嚷开了：“秋芹！你奶下孩子了么？”

“奶下了。”

“那也得歇了晌再来。”

“說俺們，你怎么不歇晌呢？”

大娘也沒話对答了。

誰都沒有睡午觉，吃过飯，一抹嘴，都陸續来了。

这时候，大爹便急忙把碗筷收拾好，回村里去。就要收秋了，牲口有大用场，他一刻也不能放松經管。

关于大娘：她仿佛就知道世界上只有別人存在，忘

記了自己。她对別人的关切，那方面的广泛，那感情的真挚，是很难在这里一一記述的。比如，邻舍家有了个病人，她一天不定去探望多少次，把家里的鸡蛋全都拿去。她虽然养鸡不少，人們是很少见过她吃鸡蛋的。有哪个媳妇怀了身子，几个月了，她記得最是清楚，悄声嘱咐着別碰着撞着，并且开始收藏鸡蛋。她在庭院里，种上黃瓜、蒜、葱、豆角……其实她和老头子能吃多少，也不卖，是为个方便。誰家做湯，沒有葱花，便找来了；沒有菜碼，也找来。她腌的黃瓜、蒜，更是好吃。不光是孩子，就連那些青年們也一样，常是拿着张餅来了，“大娘，有菜么？”大娘笑了說：“怎么沒有，你說吃什么吧？”“腌蒜！”“你自个儿下手去捞吧！”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庭院里种的羊角蜜，更是甜了一村子人。我們还可以联想得更远一些。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月，在夜間，她是常常給八路軍开开門，让出热炕头，从炕洞里掏出烧山药，塞給战士們，就躲到門洞里去听风声了，不顾身上穿的单薄。只要咱們同志們叫她一声“大娘”，那心里的滋味，是很难对別人說的。那时候，白天干一天活，在夜間也是很少睡觉，她把耳朵貼近窗戶，一边拈着麻绳，一边諦听窗外的风声，有沒有亲切的呼唤“大娘”的声音。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她是貧雇农代表，那更是彻夜忙碌。那是一个收秋时节，在夜間，地主要

放火烧场，她放出了响亮的一枪，直到现在，那声音仿佛还震响在平原上……

关于大爹：和大娘一样，在旧社会也是个苦命的人，大娘是年轻守寡，他是给地主赶大车，打了半辈子光棍，还落了个拐腿。是党领导的人民的斗争，给他带来了新生的热情。他总想，自己的腿脚不太灵便了，老伴还能跑踏，他就尽量把家里的事务承担下来，不叫她分心。老两口真是比青年新婚夫妻还要亲密无间。比如，成立互助组的时候，大娘说了：“你看怎么样？”他说：“毛主席指的道还有错么，大家推你当组长，就大胆地闹腾吧！”大娘去忙组织工作，他在家里便默默地把各家的农用家具收拾齐整。成立农业社的时候，他说了：“依我看，这道儿是越走越宽，一步一登天哪！”从那时起，他便成了饲养员……

关于大娘和大爹：他们的品质，他们对于集体事业的关心，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崇高的字眼来说明。他们还没有过儿女，但即使是在最闲适的冬夜，他们也没有感到过丝毫的惆悵和寂寞，陪伴他们的是村里的所有青年男女。

就说现在，大娘领着人们在地里劳动，多么红火！听，她和秋芹几个人领着人们唱了：

七月里呀好热天，
鬧生产，
汗珠摔八瓣。
到中秋，
场里见……

大家便随着合唱起来：

场里见呀依呼咳，
高粱紅，
谷子黄，
堆成山……

劳动就在說笑中进行，集体劳动本来就是愉快的。

这歌声也宣告：大娘自幼虽是经历悲惨，现在，她也和年轻人一样享受着青春的欢乐了……

在歌声中，大爹拐着腿送豆湯来了。秋芹眼尖，不言声朝村边跑去，接大爹的挑子。等走近了，大爹从小籃里拿出羊角蜜来，說：

“东西不多，大伙儿尝尝吧！”

感情是貴重的，真切的。人們的关系，亲如手足，这是在集体劳动中結成的。它还将伴着霞云的扩散而光大，随着歌声的飘悠而发扬……

夜晚，大娘剛剛總結了一天的生產，安排好了第二天的計劃，抬頭望望天空，天空是湛藍的，月亮也圓了，很是清明。就在這時候，忽然覺得身後有人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她一回头，見是大爹，很嚴肅地說：

“你这是干什么，慌里慌张的！”

“隊長呀！咱們可有了大喜事。”大爹笑得合不攏嘴，“咱們那大黃牛要添小牛了。”

“真的？”大娘騰地站了起來，拉着大爹的手，“快走，看看去！”

“慢点，看你高兴的。”大爹說。

大娘象是忘記了她自己的年紀和老伴的拐腿，几乎是双腿蹦着前进，象是唱戏一样地喊着：

“咱們隊里又多了一條小牛了。”

忽然又壓低了嗓音，說：

“看我，呼儿喊叫的，人們都該休息，不要驚動了他們。”

大爹說：

“这么喜庆的事，能不叫人們知道！”

大娘說：

“按說是該叫人們知道，也許人們都睡了，天明了再传扬吧！”

走回家去，大娘去熬米湯，大爹守在大黃牛旁邊，趕着蚊蟲。直鬧到天快亮，小牛才生了下來。

大爹松了口氣，說：

“我盼了多少天了，現在生下來了，我心里這股高興，嘿，真是沒法說喲！”

大娘說：

“你當飼養員的自然高興，我呢，社員們呢，有誰不高興？多添幾頭牲口，過兩年，生產的時候，就頂大用了。”

這時候，大娘和大爹的臉龐，在晨曦中，顯得很是容光煥發。不知道能不能拿沐浴在青春歡樂里的、將要嫁娶的青年男女來比喻他們此刻的心情。

“到冬天，大黑牛也要添一頭小牛。”大爹說。

“那你的担子就更重了。”大娘說。

“知道。這是大伙兒的委托，咱一點也不能含糊。”大爹說。

“知道責任重大，干劲就會更足。”大娘說，“摘幾個羊角蜜吧，等人們來看喜，也得招待一下。”

大爹便去摘瓜了。咋巴，咋巴，這是斷蔓的響聲。風從寨牆吹過來，在房屋、樹木上，便滿是甜瓜的蜜的氣息了。人們推門出來，便聞到了這種氣息，心就醉了。

这又是該下地的时候了。大娘和大爹一点也不显得疲累，挺直腰板，迎接新的一天的劳动。

以上所記，只是有关大娘和大爹的片断生活，是不足以說明他們的高貴品质的。因为我怀念他們，便这样写了。我又忽然想到：羊角蜜是甜的，大娘和大爹，不也象饱含甜汁的羊角蜜一样，給人們的生活增添了甜蜜么！

